

四

明

叢書

張宗祥



00
2
10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六

後學

鄞王梓材
慈溪馮雲濠同輯

東發學案補遺

東發先緒

黃先生得一

黃得一字仲清慈溪人官機察號壺隱先生東發叔祖其卒也東發祭其墓云在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樸不務華迨我叔祖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而自奮又云齋志莫售爰俟來者篤教猶子彬彬儒雅始余周晬

公賜之詩匪徒言賀以遠大期既而稍長受書吾父俾

繼先志必稱叔祖

東發文集

朝奉黃先生一鶚

黃一鶚世居慈溪縣鳴鶴鄉宗正少卿震之父贈朝奉

郎

清容居士集

二王門人

補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梓材謹案袁清容集蕙庵記稱彥實先大

夫文節先生豈先生私諡一作文節耶

雲濠謹案袁清容述先大夫師友淵源言先生以清介聞賈相知之守撫州兼本路提點刊獄迄不

能合坐論去又云性不喜鄉里
獨作書以所爲日鈔一編寄贈

梓材謹案先生文集先生嘗登葉西澗之門蓋受
知師也又受知于王修齋見與修齋書獨受先生
難兄難弟之知云云又于麋省齋
弁亦爲門下士見所作大監行狀

杜洲問答

易之首乾意在剛德乎

杜洲先生曰不特此也夫學忌乎雜德完乎純若乾
之六爻未雜乎陰何其純也孔子贊曰大哉乾乎剛
健中正純粹精也良以此耳故以命言卽於穆不已
以德言卽純亦不已以學言卽自強不息以治言卽

時乘六龍萬善備矣孰居其右

既云六龍道固不一乎

杜洲先生曰卽一陽也因時而見易地而然此龍所以有六也聖人詳言純一中之變化也詎謂不一噫乾之道時而已矣卦言元亨利貞時也爻言潛見躍飛亦時也得之者其惟孔子乎雖以夷惠之聖而猶有歉焉者存故孟子曰君子不出

果爾則无妄也何以于此則曰乾于彼天雷則曰无妄杜洲先生曰上下皆乾則乾之名不可易若謂之无

妄者見妄而融之也此純乎天者妄無可見妄得无
妄名之乎外乾內震者是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此
乃復也復則不妄矣較之純乎天者似少異焉是乾
與无妄名不苟立也雖然妄甚微矣无妄亦至精矣
豈獨辱身垢行乃謂妄乎卽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
妄也卽禮矣義矣而意必固我猶存是亦妄也故无
妄者必純乎天命而後已焉故繫辭曰元亨利貞見
義同乎乾也而更申戒之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益見无妄在純也

无妄合天何以言災

杜洲先生曰子不聞慍于羣小孔子也不殄厥慍文王也正惟无妄而後有災亦惟有災而后可以試无妄也故无妄災自外來也卦言有眚見道當自盡爻言有眚見遇當自盡爻言有災見遇當自安此聖人微旨也

何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杜洲先生曰道本一也不能不分而爲兩如以分言

有上有下以情言有親有疏以德言有仁有義萬物
皆然又上中有下下中有上親中有疏疏中有親仁
中有義義中有仁此兩不能不四也引而申之四又
不能不八也其中分淑分慝則吉凶生于八矣第曰
二曰八卽有方有體矣神果如是乎神無方也易果
如是乎易無體也故孔子于成象之外乃言生于太
極乎蓋儀者儀此極也象者象此極也卦者掛此極
以示人也吉者順此極凶者逆此極也夫旣爲儀此
極則儀亦借設之名是儀而無乎儀也何儀之有然

則象也卦也何獨不然故曰道不可見道不可名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只一太極而已矣

吾知易無方矣道一貫矣

東發日鈔

案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

于大義固無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
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
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
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于大
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
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其增爲二十二所異
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

讀孝經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他用其
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
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
曲爲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
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
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回護
至此耶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
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

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
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
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
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性與天道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
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要之
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
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

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于其分量而審之矣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予于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于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

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
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
眾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
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眾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
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推其所
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爲天
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
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
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

爲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推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于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疏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

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
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
要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
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
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
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
揉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
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
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

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
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
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于
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
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
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

原註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也忍亦習之義也

以上讀論語

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繼而止之